

徐蜀◎編

二十四史訂補

宋遼金元正史

訂補文獻彙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四史訂補

宋 遼 金 元 正 史

訂 補 文 獻 彙 編

徐 蜀 編

1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遼金元正史訂補文獻彙編 / 徐蜀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4
ISBN 7-5013-1138-2

I. 宋... II. 徐... III. 中國—古代史—宋遼金元時代—校勘—文獻—彙編
IV. K24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13938 號

責任編輯:賈貴榮

封面設計:張希廣

ISBN 7-5013-1138-2



書名 宋遼金元正史訂補文獻彙編 (全三冊)

著者 徐 蜀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裝廠

開本 16 開

印張 157.5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600

書號 ISBN 7-5013-1138-2/K·810

定價 860 圓

前言

治中國史學者，不能捨棄歷代正史。究其原因，與正史的體裁紀傳體是分不開的。紀傳體史書的開創之作是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職守，萬事即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司馬遷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過去人們多理解為太史公不敢以《史記》與《春秋》相比的謙詞。其實問題並非這樣簡單，我們只要對照一下兩書的作用和對象就清楚了。司馬遷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長于治人。」簡言之，《春秋》是講褒貶的，是供人們借鑒的史書。其對象相當廣泛。《史記》呢？則是通過「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來總結歷史。並且作者要將其「藏之名山」，以「俟後世聖人君子」。此「聖人君子」系指何人呢？就是研究歷史的史家。這樣說不僅有《史記》作者主觀動機上的依據，而且從客觀上看，《史記》是紀傳體史書，紀傳體對史家也確是一種理想的史體。因為它類例精密，取材廣泛，對史家，尤其是無緣接近國家檔案資料的史家來說，無異是一座豐富的史料寶庫。他們可以據此研究歷史，還可據此撰寫其他類型的史書。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史學的體系就是在紀傳體史書的基礎上完善起來的。從基本上反映了古代史學發展概况的古典圖書目錄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例，其中的門類大多能在

《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等紀傳史中找到它們的淵源。如職官類源于《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和《後漢書》的《百官志》；刑法類源于《漢書》的《刑法志》；雜傳類、雜史類源于《史記》等書的列傳和類傳；地理類源于《漢書》的《地理志》；霸史類（或偽史類）源于《東觀漢記》的《載記》；簿錄類（或目錄類）源于《漢書》的《藝文志》等等。其實，這一情況清代學者就已察覺到了。《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曾明言：

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紀傳體），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抄，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

由于紀傳史所具有的专业性質，後來圍繞這一體裁發生的一些事情也就非常合乎邏輯了。例如唐代以後私家修撰紀傳史的人急劇減少，過去一般都將原因歸結于史館的建立，並對此深表不滿。殊不知，唐代建史館，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修史，正是順應了紀傳史本身的需要，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使紀傳體史書蘊含的內容不斷充實起來。唐宋時期，一部正史的完成大約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起居注——日歷——實錄——國史——異代官修正史。顯然，這種積累、篩選史料，編撰史書的方法，私家是根本做不到的。當然，官修史書在思想性方面會日趨保守。好在紀傳體的性質決定了衡量它優劣的主要標準，在于是否更多地保存了當時的史料。

由于紀傳體具有上述特點，因此深受史家的歡迎。《史記》問世不久，便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韋融、蕭奮、劉恂等人相次撰續。至東漢時期班固著《漢書》，朝廷組織學者撰《東觀漢記》，也都採用的紀傳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起源較早的編年體反而無人問津了。

另外，紀傳體在中國古代還受到統治者的特別尊崇，自東漢起，便被作為編撰國史的體裁，此後歷代相沿不變。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在中國古代王朝屢屢更迭的情況下，統治者形成了一種習慣，每逢新的王朝在以武力奪取政權之後，還要從政治思想等方面對前朝來一個徹底的清算。其目的，一方面爲自己尋求借鑒，另一方面藉此證明前朝滅亡與本朝興起的合法性。紀傳史包括範圍廣，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物等情況都能在書中反映出來，正是達到這一清算目的的絕好手段。《史記》之後，紀傳史由通史演變爲斷代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 紀傳史以記述人物爲主，統治者可以此爲工具，加強對臣下的控制。唐朝宰相韋安石對此就曾一語破的，他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其實，所謂「史官兼制生死」是假，皇帝、權貴「兼制生死」才是真。因爲各代所修國史，執筆者雖爲史官，但他們都要秉承最高統治者的意旨行事。

(三) 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普遍具有好大喜功的特點。這一點在文化學術方面的重要表現就是由朝廷，甚至皇帝親自出面，組織學者編撰大規模的書籍，借此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並粉飾太平，宣揚「盛世」。像宋代修《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代修《永樂大典》，清代修《續三通》、《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紀傳體史書內容豐富、體制宏大，自然也迎合了統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事實上，紀傳體國史的修撰，即已開了大規模修書的先河。

顯然，在上述優越條件下產生的歷代正史，在資料的占有、使用，以及史書的規模、系統性和連續性諸方面，均是獨一無二的。這也就是我們必須重視《二十四史》的一個重要因素。

歷代正史在編撰過程中由于統治者的干擾，編撰者在才、學、識方面的局限等諸多原因，確實也存在不少問題。爲此，中國古代史家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來大致有四類：一是注釋，如《史記》三家注、《唐書釋音》、《五代史記注補》等；二是補作，如《後漢書》、《晉書》、《梁書》等書的補表，《三國志》、《梁書》、《陳書》等書的補志，《五代史補考》等；三是校正，如《史記識誤》、《漢書正誤》、《漢書地理志校本》等；四是考訂，如《晉書考證》、《北齊書旁證》、《元史考訂》等。

此數項工作可統稱為「訂補」。經過衆多史家的不懈努力，有關《二十四史》的訂補之作，已具相當的規模，僅從歷代史目來看，即不下數百種之多。此類著作的學術價值及彌縫原書之功效，學術界亦早有定論。現在的問題是，「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盡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換句話說，一般學者如何去搜討、利用那些多為善本珍藏，又分散于各處的前人成果呢？三十年代中期，開明書店出版《二十五史補編》，匯二百四十餘種訂補之作于一爐，為學者提供了極大方便，筆路之功，實不可沒。然《補編》所及，僅限于各史之表、志、紀、傳之屬，仍難尋覓。為此，我們在《補編》之外，擴大選書的範圍，編輯出版《二十四史訂補》，共收書一百六十餘種。

為加強《訂補》的實用性，在編輯體例上不作過多限制。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點：

一、凡與《二十四史》有關之訂補著作，一九四九年以前編撰或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均在選擇的範圍。

二、為免重複，凡《二十五史補編》已收之書，本書不再選入。

三、所收之書均以影印的方式制版，在內容和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動。

四、所收書之版本，側重于稿本、抄本、初刻本及足本。

《二十四史訂補》自策劃至出書，歷時八載，幾經周折。其間屢受楊翼驤師教導，獲益匪淺；殷夢霞女士參預此役，並統攬全書編輯之責，致力頗多；書目文獻出版社社長張彥博先生、總編輯曹鶴龍先生鼎力支持，多方籌措，玉成其事，在此，謹致謝忱。

徐 蜀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

清洪鈞著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元史譯文證補

總目

第一冊

元史譯文證補	清·洪鈞撰	一
元書后妃公主列傳	清·毛嶽生撰	一三七
元史地理通釋	張郁文輯	一五一
木刺夷補傳稿		二〇三
宋史忠義傳王稟補傳	王國維撰	二〇七
宋史李重進列傳注		二一五
西夏志略		二一九
西夏紀	戴錫章撰	三二一
西夏書事卷一至卷十六	清·吳廣成撰	六四三

第二冊

西夏書事卷十七至卷四十二	清·吳廣成撰	一
遼史拾遺	清·勵鶻撰	二一九
遼史拾遺補	清·楊復吉撰	五一七

第三冊

遼史語解		六〇三
西遼立國本末考	清·丁謙撰	六七五
遼史地理志今釋		六七七
金史語解		六八五
金史詳校卷一至卷三上	清·施國祁撰	七六七
金史詳校卷三下至卷十	清·施國祁撰	一
金史藝文略		二六九
元史本證	清·汪輝祖撰	二九三
元史考訂	清·曾廉撰	五五五
元史弼達	明·周復俊撰	五八七
元史備忘錄	明·王光魯編	六二七
元史語解		六四五

第一冊目錄

元史譯文證補	清·洪鈞撰		一
元書后妃公主列傳	清·毛嶽生撰		一三七
元史地理通釋	張郁文輯		一五一
木刺夷補傳稿			二〇三
宋史忠義傳王稟補傳	王國維撰		二〇七
宋史李重進列傳注			二一五
西夏志略			二一九
西夏紀	戴錫章撰		三二一
西夏書事卷一至卷十六	清·吳廣成撰		六四三

元史譯文證補序

自來一統之朝幅員最廣莫如有元而有元武功之盛莫如蕩平西域太祖成吉思汗即位之十四年始議親征太舉西伐至十八年而功成西南至於西印度之費那克河西北至於裏海黑海阿羅思當時用命諸王則前有朮赤察合台旭烈兀等後有拔都等諸臣則有哲別速不台等類皆謀勇足備猛擊無前故得犁庭掃穴所向披靡而其間往來文牘皆蒙文土語史官記載略而不詳至旭烈兀後王合贊時命其臣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纂修蒙古全史一書又皆阿刺比文未行於中國明洪武元年詔宋濂等修元史燕京圖籍囊載而南閱一年而即成遺漏散失訛舛實多考古者憾焉嘉定錢竹汀宮詹見元秘史譯本以為論次太祖事迹當於是書折衷然猶未見秘史之蒙文也順德李仲約侍郎得蒙文

元史譯文證補序

秘史又取他書加以參訂著元秘史注然所據亦僅中土諸家紀載未觀拉施特史也蓋至光緒己丑歲吾吳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奧駐其地者三年周諮博訪哀然成書而後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備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刺比文者見之皆瞠目侍郎以為既得此書當使顯於斯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於是百方購求遂得多桑書則譯成英文者又得貝勒津袁武蠻諸人書則譯成俄文者始有端緒可尋而所譯各從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緝改歧異者有前後不一者乃復詢之俄國諸通人及各國駐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若波斯習其聲音聆其議論然後譯以中土文字稿經三易時逾兩年而始成書名之曰元史譯文證補證者證史之誤補者補史之闕也惟其中數卷掇拾散漫未及定稿壬辰侍

元史譯文證補

郎歸卽授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公牘旁午未遑卒業而

一燈中夜猶孳孳為之無倦容癸巳秋侍郎病且劇臨歿以其初稿之雜摭者付其子工部郎中洛倬守之以其清本屬沈子培比部及余二人且曰數年心力瘁於此書子為我成之甲午余奉命典江西試歸途聞耗則洛又歿亟函詢其稿本已散失不可復得矣其明年余以養母乞假回籍旋奉諱家居於是取其清本重斟數過以付梓人復寓書子培商其體例惜所謂未及定稿之數卷已無從搜索其字句間有可疑者亦不獲以初稿覈正之則其書仍未完備然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觀於此書亦可知正史之遺漏舛錯非可僕指計即秘史譯文及李侍郎所為注猶未免囿於聞見也則其蒐羅考訂之功豈掃摭家所可同年語哉侍郎為余館前輩洛又為余之女夫其駐俄也時時以所屬稿遠

元史譯文證補序

寄就余商若太祖紀譯證及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補傳木剌夷補傳蓋其尤愜心貴當者洛亦能文冀其克承家學不謂父子相繼淪逝余既傷之其臨歿所屬何敢辭刊既竣為述其緣起如此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元和陸潤庠拜序

元史譯文證補目錄

卷一上

太祖本紀譯證上

卷一下

太祖本紀譯證下

附太祖訓言補輯 太祖諸弟世系
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太祖年壽考異

卷二

定宗憲宗本紀補異

卷三

后妃公主表補輯

卷四

元赤補傳

附史傳考誤

卷五

拔都補傳

元史譯文證補目錄
弟伯勒克附

卷六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卷七

察合台諸王補傳

闕

卷八

旭烈兀補傳

闕

卷九

阿八哈補傳

卷十

阿魯渾補傳

卷十一

合贊補傳

卷十二

合兒班荅補傳

卷十三

不賽因補傳

闕

卷十四

阿里不哥補傳

卷十五

海都補傳

卷十六

帖木耳補傳

闕

卷十七

圖克魯帖木兒補傳

闕

卷十八

哲別補傳

卷十九

速不台傳注

闕

卷二十

曷思麥里傳注

闕

卷二十一

郭寶玉郭德海傳注

闕

卷二十二上

西域補傳上

附考元史本紀

卷二十二下

西域補傳下

卷二十三

報達補傳 附考

卷二十四

木刺夷補傳 附庚里補傳

卷二十五

克烈部補傳 附

卷二十六上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

卷二十六下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下 附謙河考

卷二十七上

西域古地考一

卷二十七中

西域古地考二

卷二十七下

西域古地考三

卷二十八

蒙古部族考 附

卷二十九

元世各教名考 附京教考 天方教應考

卷三十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引用西域書目

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省文稱拉施特或曰法在兒烏拉喇施特或曰拉施特

丁統觀諸說以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統觀諸說以火者拉施特兒哀

年卽元定宗二年先以醫伎侍西域宗王合贊繼司文誥以其有

著作才命修國史盡出先時卷牘資其考覈復命蒙古大臣諳掌

故者襄事書成名之曰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爲全下

五字義爲史猶言蒙古全史書自敘云合贊汗以今舉國從漢學感德而蒙古世

本傳廿從前波斯國有文字自天方教興波斯遂改從阿剌比文字卽今世所謂西文惟鈔

字亦不盡同使從官無識阿剌比字者須由西人譯本繙出故原書具在而不可得亦一憾事

一卷已久佚矣又書中牽引天方教謂蒙古上世同出一源此猶蒙古源流之補敘釋氏今並不譯其書備敘蒙古部族元帝先系

元太祖一生事迹此有俄人貝勒詳譯太宗定宗憲宗三朝紀述已略

西人多桑聞有譯宋據云太宗滅金之事不如元史之詳定憲二朝世祖成宗二朝尤

略而西域宗王則自旭烈兀以至合贊皆各爲傳紀事特詳由於

身仕宗藩見聞親切也多桑所著旭烈兀以至合贊諸傳皆本其書自合兒

特相合贊後相其弟合兒班答書成於合兒班答時後爲不賽因

所殺俱見前

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阿塔爲大蔑里西域志費尼地人以地

爲名其父巴海勒丁謨罕默德志費尼仕於蒙古元史憲宗元年

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尙書省事法合魯丁佐之法合魯丁卽

巴海勒丁之異譯志費尼曾侍其父入覲和林旭烈兀西征從軍

主文牘報達既平令爲地方大吏著有書二卷前紀太祖末十年

及太宗定宗之事畏兀西遼貨勒自彌之事太祖太宗兩世用兵

西域之事後半紀旭烈兀滅木刺夷之事書至宋理宗寶祐五年

卽憲宗七年而止續之者瓦薩甫拉施特紀西域之師爲報書所無蓋出於此多桑所紀西域始末亦本之也

瓦薩甫亦西域人名阿卜圖拉字瓦薩甫以字行受知於拉施特

兒哀丁以文學薦於宗王合兒班答授之官著書五卷以續志費

尼皆紀西域宗藩之事多桑所著亦本之

訥薩忒去聲阿刺比人生於訥薩之地故稱之曰訥薩忒希哈潑哀

丁謨罕默德乃其名也先爲喀命特而堡長官西域故王之子札

刺勒丁自印度西歸建國辟爲幕府官太宗之世遣將西征札刺

勒丁死爲傳紀之書名西雷土斯蘇爾灘只拉兒哀丁忙果必而

體西雷土斯釋義爲傳餘詳西域傳中此書亦爲多桑所本

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西域毛夕耳部人省文稱阿黎毛夕耳

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毛夕里常奉其部主之命使於報達著書

首言開闢以來天帝肇生人類皆謨罕默德教中之語末數卷言

蒙古入西域而哲別速不台一軍入西域之西北侵角兒只國歷

失兒灣國以踰喀斯山等事爲備蓋毛夕耳部壤地相接見聞

易詳也書名喀密兒伍脫台白兒力克上五字義爲聚下謂史今

惟存後六卷藏於法都多桑所紀哲別速不台之軍亦多本之以上皆見多桑書內引用書目

阿卜而嘎錫蒙古人尤亦裔孫明崇禎末年爲鹹海之南機窪部

主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花刺子模地元初西域王之舊部在焉

機窪或作其瓦或作基發本城名後以城名爲都名其所著書本

於拉施特兒哀丁而舉其大略意在詳論蒙古先世然大率引援

天方教語不足憑也書用突厥文名曰適直里意突而克猶言突

厥族譜俄羅斯人戴美桑譯以法文西人無厥字音故突厥轉爲

突而克當云突而屈多桑歐羅巴人不詳其著籍通阿刺比土耳其等文字著有土耳

其史蒙古史嘉慶年間成書其蒙古史道光初年重刊於和蘭又

重刊於法京巴黎自多桑書出西人考元事者接踵迭起皆稱引

多桑先求其書不可得得今英人霍兒渥特書譯之意未安也復

譯德人華而甫之書繼於德國藏書官舍假得多桑舊本譯以互

校乃知華而甫書好逞臆見引述舊說往往改易失真霍兒渥特

書本於多桑而蒐獵過繁胸無斷制異說叢積輒自矛盾求述作

之才於休僕之文亦大難矣書中補傳悉本多桑間引他說拔都

西伐則華而甫敘述轉詳且多出於西國當時文報記載故亦本

之此外又有德人哈木耳著書論蒙古事披沙揀金偶然得寶而

已若駙馬帖木耳補傳則本東羅馬書察合台後王補傳則雜采

西人所譯西域人著述以繁尤不備載哈木耳書多桑所著西域人名有丁字有丁亦有誤若作丁則誤然其字音矣曾訪波斯使臣其說其然並當云哀而丁以是知元史人名譯音不備也

貝勒津俄羅斯人專譯拉施特之書其書自序謂欲全譯然僅成

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數種凡三卷書中本紀譯證部族考悉本

之又有俄人哀忒蠻書不甚可從詳譯證小注

三

元成宗時西域宗王合贊命拉施特修史敘述太祖事蹟頗詳西人多
桑著書采輯其說間有去取又多闕入元史轉龜廬山真面我人度代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

詳蒙古考突厥部世族原已滅而西域史猶列其古於突厥族類中從其初也耶律鎔鑾雙醢醢唐果直突厥取和詩注引唐明元闕特勤碑謂諸突厥部之近中從其可汗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渾都山詩注突厥諸部遺族至今亦呼其頑面爲朱邪紅叱撥等語突

厥部遺俗呼今之諸色桃花馬爲叱撥後突厥三猛詩注突厥凡
正統馬詩所以爲詩故之效是也

長城以限戎馬乞解即契丹蒙古自合刺木連之松三思只只氏公

海哈喇休連即黃河主兒而王古部厄守畏威要益方禦比疾魚王古部

盡失混一字內天意蓋有屬矣

長城見張
德輝紀行
蒙兀先
無文字
世系事
迹口相
傳述無
史記以
爲定論
自

故者參訪合徵之焉宋齊巴延卽元史之脫奔咩哩健本紀敘帝先系始於此人據此數語觀之當是蒙古國史亦始此人而元史本之也自此以上世

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全軍覆沒僅遺

平水草茂美乃攜牲畜輜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

元之累丁登甫

故知必是乞顏之誤譯元帝本姓豎始於此非有祕史及此書孰克知之

急流以其力遠一往無前故以和名乞顏後裔繁盛稱之曰

要二音之變不奇濕特而云奇濕溫者祕史有脫忽刺特族亦稱脫刺溫卽是此例然氏族

後世狹人稠乃謀山而營壘巔塞且苦艱僉繼尋數廣同穴

盡鎔衢路遂闢後裔於元旦
鍛鐵於爐君與宗親次第垂之著焉

與禮自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至此未戢原書別載於氏族考然下文有蒙兀出阿兒格乃
衣一語入後又有氏族復得乞要特一語皆突如其來閱者不明故陳氏湊考留人立施

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男不忍殺則足斷臂棄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屍至兒因食之得不死後與狼交狼有孕焉其狼苦爲神所惡歎然至於海東山上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不死

地方二百餘里狼生十男其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阿賢說準眾出於穴中語意頗顯

語敗於不經部人見山遊難所恆有或與突厥同出一源亦未可知至於餘化鐵成路則蒙兀之出

阿兒格乃衮其後人最著稱者曰孛兒特赤那妻子甚多長妻曰

圖云吐納山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推納山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吐納山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納山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山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下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塔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地方人眾尊爲君長
 方人眾尊爲君長
 人眾尊爲君長
 眾尊爲君長
 尊爲君長
 爲君長
 君長
 長
 不

伊勒之蒙古人入天方教者引天方教入爲其祖也拜噶勒圖納祕史之不兒罕合勒敦爲元帝先世發祥之也三書相校以西域史爲正

徹有五子長子曰乞楚蔑兒干源流作和黎索爾墨爾根與秘史證里蔡兒蔑兒干音合此作乞楚譚談或謂四

子離其兄他徙縛木筏以渡河是爲朵兒奔一派朵兒奔義謂四

乏食以子易牛肉庫倫撒哈兒挈其子歸後以贈阿蘭郭幹故成

外國文部利上

11

元史譯文證補一上

四

則謂爲多兒勒斤猶言常人
兒二子長布格次布克台此說華書所無拉特又云尼倫一派即與派相較如燦亮之有珍珠樹木之有果實
則本可謂西域史之遺惠無稽也視史李滿察兒此代人名元史史記無之巴圖魯爲勇健伯格爾即布格
荆子巴阿里歹即源流之此作土敦邁甯亦即布克台本紀昨撫爲致表
茂年士敦源流瑪哈圖丹之土敦邁甯則較以元史史記則布格一代應是巴思見失亦刺察
合必赤拉施特自親說因家金字譜牒而改異如此殆不可解又多桑烈薩義孫云布丹察
爾生三子曰葛爾流云布丹察爾附伊所生之子命名巴噶嗎台汗之後裔尙必齊子無考
圖丹今案諸古源流云布丹察爾附伊所生之子命名巴噶嗎台汗之後裔尙必齊子無考
察部去台字以巴噶嗎系察部見割舍必齊十二字合讀之與威史之把林失亦刺察合必赤元
史之八林吉里刺殺合必齊字音甚類或一人而誤分矣
或三人而誤合爲一顯然疑竇凡此異說皆無從論斷矣
布克台子納臣或謂泰亦
赤兀爲納臣後然國史明言泰亦赤兀爲扯勒黑領昆後國史不
言納臣事迹惟言其姪海都值札刺亦兒之難納臣救之其後居
地相近而納臣後人與泰亦赤兀同居一處故致訛也
此節足證國史族派之足信也
史納臣爲茂年士敦子海都爲土敦邁甯爲成吉思汗七世祖蒙兀稱七世
英年士敦探此輩世序不符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